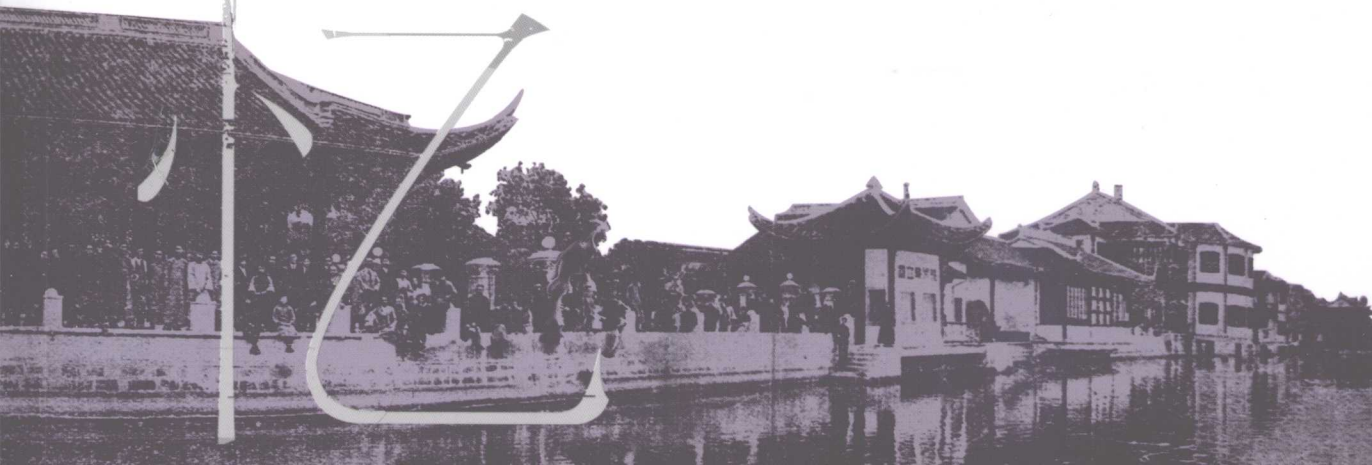


中国美术学院八十华诞

回忆录

中国美术学院校友总会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漫歌不忆



漫歌不忆

中国美术学院八十华诞
回忆录

中国美术学院校友总会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丽英
整体设计:胡科嫣
责任校对:钱锦生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歌怀忆:中国美术学院八十华诞回忆录/中国美术学院校友总会编.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3
ISBN 978-7-81083-722-4

I. 漫… II. 中… III. ①中国美术学院—校友—回忆录
②中国美术学院—校友—生平事迹 IV. J—40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611 号

漫歌怀忆——中国美术学院八十华诞 回忆录

中国美术学院校友总会 编

出品人:傅新生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 218 号/邮政编码:310002
网址:www.caapress.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30.5
开本:787mm×1092mm 1/16
字数:670 千
印数:0001—3000
ISBN 978-7-81083-722-4
定价:80.0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任
许江

副主任
孟云生

主编
郑朝

副主编
王福年

编委
王福年
冯罗铮
吕国桢
居越虹
郑朝

许 江

序

记忆故乡

—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许多难忘记忆。儿时的家园,发蒙的老师,久长的憧憬,怵然的相遇,某种铭刻在心的逝去……这些记忆如一根主轴,支撑着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我们不仅从这里把抓过去,缅怀往昔,而且由此获得亲历品评的印迹与尺度,理解和勾画人生。

如果一定要将生活经历作一个简要的切分,我五十多年的人生旅途可以分为三个片断,三个学校的片断。我从小生活在福州郊区的一所中学。这中学建造在一座小山上,山岚晴好,绿树环绕,四周被田园围拢,远望真像浮在绿野上一般。这小山名叫浮仓山。浮仓山像一尊倒扣的仓斗,它的尺度正便于一个少年成长中的步武。那上千株的大树成为男孩渴望征服的对象,日复一日的攀援也几乎原初地构成了某种自我的隐秘的塑造。从山顶上的树冠中俯望福州的北郊,遥想自己在绿野田陌奔跑之时回望这梢头的感觉,是我最早的关于返观自照的体验。如果不是“文革”,这座小山完全会成为一座温馨的摇篮,留在我少年的记忆中。2002年,我曾独自回到这里。和所有的城市一样,这郊野已成闹市,鳞次错杂的楼房把小山夹在中间,一道高架公路从山腰穿过。那家园的绿色气息已经不再,就连山树也被石栏围起,变成某种被供养的矫情。但那种浪漫少年的情怀与“文革”苦难遭遇相交叠的桑田之感,却依然历历在目,长存心扉。

这之后的岁月充满颠沛感,最深的记忆却是在闽北山区沙县的一所山乡小学担任民办教师的生活。那时正是20个世纪70年代的早期。这所小学校舍原是一座寺庙,虽仅有一进的合院,却门楼巍然,阶庭叠起。木板的隔墙将两旁厢房分开,此起彼落的读书声,最是乡村学堂的风味。中堂是教师办公的地方,上面挂一尊大钟。对于一所学校,这钟具有绝对的威权,只是它总走得慢,每周都要向前拨一个小时,但那悠缓的钟声,从容地主宰着学校的喧闹与寂静,带出一种让四乡百姓肃然的敬意。我的工作不仅在这里承担英、音、体、美的课程,而且每周两天,去到大山深处,为两所单师小学上英语课,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那三十余里的山道,尽是陡峭的石阶,风雨中的远行布满艰辛。但当时我正年轻,虽值1973、1974年“批孔”的盛期,我却常在这崎岖山道上讨自在的生活,品味孤

记忆的返乡 001

寂长行中独处自然的欢愉。有时在山路弯弯、彼此回望中，体味道途的幽隐和人迹声息的出没，感觉自己行走在倏忽变换的视域之中，此时和彼时、此在和曾在，交叠成山道迥变的行走。有时，转过一个山头，蔽目的青林隐退，脚下却是一望无际的浮云。我在那里曾尝试最早的水彩，但那水彩画云，却是难上又难。一边嗟叹眼手的差距，一边又被这幻变的云气深深感染。近几年听沙县的老同学说，那山峰上的村落已经迁徙到山脚下的大村庄中了。巅顶的人烟生涯已成往事，关于蹉跎岁月的记忆只在心头。

从那大山深处一步步走出来，最后的落脚点却是如画的西子湖畔。1978年，经过数次考试，我终于进入美院这座圣殿。使用圣殿的称谓，对于一个崎岖小道上的远行者来说，绝非夸张，而那西湖的绮丽风光，正将绿野中小山的晴好和莽莽闽北山壑的雄浑串在一道，呈现出真正的山水诗意。当我第一次站在西湖客船的甲板上，初见荡漾的秋日碧波，蓦然想到：那曾经的经历都是伏笔，那生活的磨难都是预演，只为有朝一日得以真正亲近这湖山。每当端午、中秋的节气，我都会循着北山南山的山道，追慕先贤的足迹，用目光和心灵去触摸云山晴好的格局。甚至在寒冷的雪夜，怂恿同学跳入涌金门刺骨的湖水，考验青春热量。那时的校园简朴，酷似一类旧式的学堂。那一条长廊将教室、宿舍、食堂相串，悬着一副朴旧园林的表情。我们仿佛在某个传统书院中行走，却不断地跨越一个个时代的栅栏：在解剖课上第一次被允许画人体；在展览厅中第一次目睹图片中凡东更、鲍纳的风采；在龙驹坞的祭礼堂上，第一次参加死于“文革”迫害的名师的生死悼别；在第一届浙江省大学生文艺会演获金奖的夜晚，手挽手在湖滨大道上排成横列，高歌前行；在美院陈列馆的木地板展厅里，举办杭城“文革”后最早的舞会，几十个小伙子跟着节拍，穿着解放鞋，排成横列，邯郸学步；在国足冲出亚洲的激情之夜，率先冲上大街，冲进医大校园，向正值考试的兄弟院校发出挑战；百十位同学挤在一起，伸长脖子，里三层外三层，站着看电视转播的日本电影《追捕》与《望乡》……今天想来，所有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事情，在那个时代都只若开天辟地的初创，撞入我们的生活。

这中学、小学和大学的特定环境与生活，构成了我生命的重要篇章，并指明了我作为一个与人文教育相关者的归宿和命运。今日回想，浮上心头的往事已然依稀，但那种特定历史年代的感受却依旧沉重。旧时的气息总会转换成一种不可见的力量，悄然雕塑着同代人的独特情怀。正是那种历史的情怀，成为我们记忆的家园。它像一种纯酿，往事的清浆只有投入其中才能发出酒香，才能产生醉透人心的力量。所谓记忆的返乡，就是回到这种随着岁月流长而载沉载浮、愈醇愈浓的历史情怀中去。也正是这种情怀，使得我们彼此相识，心心相印。

二

1979年的夏季，我们跟随费以复先生到上海，拜望了他的老师颜文樑老先生。在纷杂却又典型的老式楼房的底层，八十多岁的颜老先生带着孩子般的激动，亲手展示他的画作——最具印象派风韵的早期风景作品：南京路永安公司的红绿霓虹的夜景……他那

急促的碎步，他那简陋的睡衣裤，他那老者特有的执拗，构成一幅神采明亮的写照，甚至比他的绘画本身还要感动我们，让我们亲睹中国第一代油画家终身不渝的追求。另一边，全系在职教师中年龄最大的费先生陡然变得年轻，脸上挂满孩子般的笑容，双眼闪着温湿的感动，那种幸福感就像把一群鸡雏带回鸡窝的老母鸡。那一幕被留在记忆中，比当年所有的绘画本身更为深刻。

1985年晚春，赵无极先生在学院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绘画讲习班，来自全国八所美术院校的师生二十七人参加。学习班结束时的汇报展上，学院请来了国立艺术院的创建者之一、当年的教务长林文铮先生。林先生是蔡威廉先生的丈夫，20世纪60年代因研究宗教，被指为搞迷信，入狱多年。其时林先生结束牢狱生活并未太久，老人端坐在展厅正中，老式中山装打扮，几乎不敢多动。但只要赵先生走到他的身旁，他的眼中就会闪出一道为人师者才会存有的目光，刚毅而深情。赵先生也变得年轻，握着林先生的手风趣地对大家说：“林先生过去经常‘骂我’。”林先生直率地回答：“你现在不是‘骂’成功了吗？”老师有一份特权，一份在知识传授之中给予精神和心灵的威权。这种威权还带着某种永生的契约，无论经过多少岁月，仍在根处塑造着彼此的情怀，同时又牵连着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谱系关联，一种跨越代沟的支配性的感情力量。

朱金楼先生是我院艺理兼通的学者型教授，也是我学生时期就认识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那时我才读大二，学院用当年全院经费的十分之一购置了一批国外原版图书，最让初见世界艺坛面貌的学子们心仪。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向朱先生表达了对鲍纳绘画的喜爱。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朱先生就把鲍纳画册借到他的家中，让我到他那里阅读，并要我试着翻译。如果当时我的英语更好一些，或者我能更珍视这种难得的机会，也许中国第一篇关于鲍纳的译文应该从这里出来。在那几年中，凡读书或参加学术活动有心得，我必去叩响位于南山路222号炮楼底层的朱先生宿舍的门，在那里感受某种倾诉的快乐，感受他那睿智目光的洗礼。当时，这样的神侃之后，他常带我上小馆子，有时还带上另几位同学。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朱先生生活极其简朴，一块木板，一面供切菜，一面洗衣用。但从他那里，我总是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特殊抚慰，一种父辈的温情。1986年，《从素描走向设计》书稿完成，朱先生主动提出为书写序，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我们参考的书目重读一遍，然后为这本六万多字的书写了近五万字的序言。1987年，我为当时的浙江油画展写了一份前言，试着用跳宕的散文笔调，抒写浙江油画的历史。这篇短文受到朱先生的严厉批评。多少年来，我反反复复地感受到这次批评的意义：那种牙牙学语的遣词造句、附庸风雅的表面文章，对于一个写作者、一个发愿以研究为己任的写作者所构成的腐害的警策。我甚至还以同样的语调和方式批评过多个今天的写作者，那一场用心的批评几乎还在继续，还在一个精神谱系里传承。

这老先生与更老的先生之间的情怀，已经铸成了我们自己的关于学术家族谱系的精神印记。由此我们成了某一类人，某一类喜欢在梧桐树下漫步的人，喜欢黄昏中、秋月下独对湖山远景的人；某一类谈论自己艺术观点时如孩子般纯赤的人；某一类见到先师习

惯侧身而立、却又极少恭维阿谀的人；某一类可能会在沉默和激烈中迅疾摆动、却总在眼角里写出真情的人。我们被如此这般地塑造着，被自己的记忆及其历史感塑造着。世事总在变迁，不同的人又性格不同，但这种历史感却总以统一的精神表情，引领着我们在艺术攀援的同时，领受某种家族般的神态，并在心灵深处潜化而为一种特殊的认同。这种历史感中包含了对湖山风月的独特依偎；包含了对人生四季只见闲情的、淡定而冷峻的雅质；包含了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陶然忘机；包含了舍去湖山诸般好处、唯求日暮晨曦原汁原味地存在的执拗；包含了“犹之惠风，荏苒在衣”的从容和洒脱……

这种历史感，淡，却宕定；柔，却弥远；幽微，却简古；如丝如缕，却生生不息。《诗品》“冲淡”一格中说：“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那曾经于修竹之下的亲历亲察，在心中呈神舆之契，发载归之愿，此即是记忆的返乡。如若我们襟抱这种历史情怀，我们就在家园中，就日日在家园精神的归途上。

丁亥除夕于南山三窗阁

目 录

序

记忆的返乡/许 江

回忆录

- 003- 蔡元培先生与杭州艺专/林文铮
007- 林风眠校长五人谈/刘开渠 艾 青 李可染 罗工柳 吴冠中
014- 首任教务长林文铮教授/郑 朝
017- 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吴冠中
021- 忆老友潘天寿/李苦禅
023- 早逝的星——女油画教授蔡威廉/绥 之
026- 德高·艺高——缅怀方干民老师/彦 涵
028- 图案教学的回忆/雷圭元
030- 忆法语教授黄纪兴先生/丁天缺
033- 记母校的外籍教授/邱 玺
036- 记可染先生对艺专生活的回忆/华 夏
042- 我学雕塑/王朝闻
045- 罗苑学艺漫忆/洪毅然
049- 难忘的艺专生活/力 群
054- 痛忆英年早逝的董希文/朱 膺
056- 我在杭州艺专/赵无极
058- 旅法著名抽象画家朱德群/闵希文
061- 苗苗话苗苗/罗工柳
062- 我学音乐——回忆母校国立杭州艺专/张 权
065- 我在学生时代的戏剧活动/程丽娜
067- 受到鲁迅先生关怀的“一八艺社”/胡一川
071- 忆国立杭州艺专学生赴南京请愿/麦放明
073- 艺苑逸史/绥之
079- 西湖艺专 人才蔚起/李霖灿
084- 出了象牙之塔/吴冠中

- 089- 难忘的 1938 年 / 李 浴
- 094- 徒步入黔目击记 / 杨云龙
- 097- 我与国立艺专 / 常书鸿
- 100- 滕固老师的生平恨事 / 阮 璞
- 104- 吕凤子与国立艺专 / 王石城
- 106- 陈之佛先生传略 / 邓 白
- 109- 海燕先生谈艺专往事 / 曹增明
- 112- 忆名师 / 叶文西
- 115- 缅怀先师傅抱石 / 郝石林
- 119- 自由的艺术沃土 / 蓝 铁
- 122- 怀关良师 / 霍 明
- 124- 怀念吕霞光先生 / 丁天缺 张一弓
- 128- 艺苑辛勤老园丁——记恩师胡善余先生 / 谭雪生 徐坚白
- 130- 冷处理·热加工——忆程曼叔、周轻鼎教授 / 何燕明
- 132- 松林岗 / 王 辰
- 135- 五十年前的速写——采自黑院墙、外西湖 / 孙鼎铭
- 141- 奔向敦煌 / 李承仙
- 144- 磐溪学艺 / 傅天仇
- 146- 信步与回眸 / 苏天赐
- 148- 新金陵画派硕果——张文俊 / 游 赛
- 150- 在果家园学习生活点滴 / 李松时
- 152- 磐溪片断 / 姜 今
- 156- 席德进的回声 / 翁祖亮
- 160- 孤山的图案情结 / 罗无逸
- 164- 丹青学府 粉墨生涯 / 李瑞玉
- 167- 忆“牵牛花诗社”与“诗朗诵班” / 郑 朝
- 171- 五月的狂欢 / 裘 堂
- 173- 刘开渠先生的生活和艺术 / 杨成寅
- 181- 深切怀念江丰副院长 / 金 冶
- 185- 江丰副院长给我们上外国美术史课 / 周觉钧
- 187- 怀念倪貽德先生 / 朱 丹
- 189- 怀念潘天寿先生 / 蔡若虹
- 192- 为人民 画人民——莫朴之路 / 高 焰
- 197- 画坛楷模颜文樑先生 / 莫 朴
- 199- 纪念冰鸿同志 / 莫 朴

- 201- 孤山忆旧 /朱金楼
- 206- 黄宾虹师在栖霞岭的岁月 /王伯敏
- 209- 吴茀之的国画特点及其人品 /张岳健
- 213- 老笔纷披无俗虑——诸乐三先生的艺术 /诸 涵
- 215- 女画家刘苇老先生 /邓 白
- 218- 浙美新山水画教学的主要奠基者——谈顾坤伯的教学及逸事 /朱金楼
- 222- 陆维钊先生 /章祖安
- 224- 怀念潘韵先生 /孔仲起
- 226- 中国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兼纪念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等先生 /刘 江
- 230- 坚持传统 高瞻远瞩——恩师潘天寿及母校中国美术学院琐忆 /张立辰
- 234- “外西湖时期”的油画教学与油画系初建 /曹思明
- 239- 忆黎冰鸿、王德威两老师 /刘洪林 潘孝忠
- 242- 跌宕起伏 琢玉不止——记王流秋先生 /伯 星
- 246- 我们的油画老师 /周瑞庄 胡曰龙 王笃正
- 250- 版画建系时的恩师 /张莫宇
- 254- 父亲丁正献先生 /丁衣衣 丁 珊
- 257- 新中国版画家的摇篮 /张新予 朱琴葆 张嵩祖
- 259- 在版画系的如歌岁月 /严忠林
- 264- 永远忠于人民的雕塑家萧传玖 /王卓予
- 269- 我的雕塑老师 /张祥水
- 273- 在羽翼下成长——忆邓白师 /刘乙秀
- 276- 恩师邓白先生 /陈淞贤
- 278- 华东分院时期的水彩画教学 /吴德隆
- 280- 往事如烟烟难消——忆我的导师黄觉寺先生 /高 照
- 282- 缅怀金冶先生 /雪 声
- 284- 关爱难酬——怀念卢鸿基教授 /王悟生
- 286- 一本民间画工《行例》的收获——1964年下乡上虞 /王伯敏
- 294- 附中创办初期的回忆 /夏子颐
- 297- 罗马尼亚训练班及博巴教授纪事 /徐君萱
- 300- 昂首高歌 走向生活——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学习生活 /顾生岳
- 302- 周昌谷的国画艺术 /吴永良
- 306- 学习苏联的年代 /沈文强
- 310- 我与岩画 /陈兆复
- 313- 江南育苗 西北扎根 /刘文西 陈光健

- 315- 情系母校 /章永浩
- 320- 美丽的西子湖 诗一般的青春岁月 /王云林
- 322- 难忘同窗情 /晏 倩 罗 铮
- 324- 徐希的艺术 /[美]丹尼斯·韦曼
- 327- 我是雕塑系的一个女生 /张云薇
- 330- 半个世纪的印迹 /唐克美
- 333- 在幽幽南山路旁的那些日子里 /潘鸿海
- 338- 德艺双馨 恩泽后学 /陈继武
- 340- 难忘的岁月 /梁平波
- 342- 缘结艺术 志存高远 /周瑞文
- 345- 我院校址变迁考述 /郑 朝
- 348- 难忘的十三年——萧峰先生访谈录 /陈永怡
- 355- 照亮他人的“红烛”——怀念王德威副院长 /萧 峰
- 357- 艺术事业的忠诚奉献者——记宋忠元先生 /李子侯 冯 远
- 363- 真情为艺 儒雅人生——访著名版画家赵宗藻教授 /王娅蕾 王 雯
- 366- 宾虹之观——读《黄宾虹全集》感怀 /许 江
- 369- 中国画系先师的风采 /吴永良
- 373- 沙孟海艺事述略及其他 /祝遂之
- 376- 难忘晚晴轩 /洪惠镇
- 382- 纸寿千年——亲近陆抑非先生 /何水法
- 384- 李震坚先生二三事 /吴宪生
- 386- 方增先和浙派人物画 /冯 远
- 391- 润物细无声——记我院书法专业奠基人之一刘江教授 /沈 浩
- 394- 寻求大跨度的构架——评舒传曦的艺术探索 /潘公凯
- 397- 我们的老师全山石 /徐明德 翁诞宪 姜衍波
- 401- 性情之真——蔡亮先生其人其事 /杨参军
- 405- 雕刻人生 矢志不渝——访著名雕塑家、美术理论家杨成寅教授 /张书彬等
- 408- 追根溯源 继往开来——唐葆亨大师与我院的建筑艺术专业 /黄晓菲
- 411- 在“水”一方——记我院水彩画的源和流 /潘长臻
- 414- 美院的“一等百姓”司徒立先生 /焦小健
- 416- 万曼教授的中国情结 /卢如来
- 418- 马松的工作室 /章晓明
- 421- 与吴冠中先生的一段忘年之交 /朱维明
- 424- 三尺讲坛半世情——记吴山明老师 /陈 军 越 风
- 429- 综合绘画教学十年印记 /陈守义

- 434 追思我师 / 辜居一
438 逍遥行者——记王冬龄教授 / 花俊
441 春风桃李师生情 / 张谷良
444 往事偶拾 / 邬继德
447 好像很远,好像很近 / 池沙鸿
451 浙美对华侨大学美术教育的帮助 / 江松
452 潘天寿纪念馆随想 / 卢炘
456 履历《美术报》临十载 / 高照
459 共谱和谐音符 / 毛雪非
464 从“南山”到“象山”——校园建设十年琐记 / 高法根

附录

- 473 中国美术学院学校沿革
474 中国美术学院校友总会及各地校友会一览

后记 / 孟云生

回忆录



林文铮

蔡元培先生与杭州艺专

蔡元培先生，别号子民，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县城内笔飞弄。而今举世尊称他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文化教育先驱者。他原是前清的翰林，却先后四次留学德、法两国，精研欧洲哲学、美学及世界文化史，真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辛亥革命前，他就积极参与光复会、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以后，他奉孙中山先生之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职。在此任内，他颁布了以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的“四育”方针。其中以美育为教育宗旨之一，乃是空前的创举。

1912年7月14日，他和袁世凯决裂，愤而辞去教育总长，偕夫人黄仲玉、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再度赴欧洲，仍进德国莱比锡大学专研世界文明史。1913—1915年，他又到巴黎及法国南部学法文，并从事著译，提倡勤工俭学。

1916年，蔡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8月间，他在神州学会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此种新颖的学说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前，确实呼出了一声空谷之绝响。目前举国上下提倡“四美”，不也是和几十年前蔡先生所号召的“美育”同声相应吗？

当然，蔡先生所谓美育，其内容十分博大，最具体者则为美术与音乐，概言之，即艺术。他的长女威廉常对我说起：“父亲在德国莱比锡，年近半百，我看见他老人家还请了一位女音乐教师，在家里教他学弹钢琴。后来我跟他在欧洲游览，无论到大小城市，都要参观其博物馆，同时搜集许多美术的印刷品作纪念，因此引起我学油画的兴趣。”由此可知，蔡先生一向是多么注意艺术在陶冶人类性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据我所知，蔡先生辞去教育总长之后，曾向北洋政府建议创办一所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而后，他在该校每周讲授美学两小时。据此，则当年的“北京美专”也是由蔡先生发起而建成的。现在，且让我谈谈本题吧，此题说来话长，且简言之如下。

无论何时何地，如果要设立一所高等艺术院校，首先要有人才，要有适当的师资。蔡先生有鉴于此，多年前即已作“未雨绸缪”之计。1923年，他最后一次重游欧洲就常住巴黎，随时留心物色在法国研究美术的中国青年。当时他的长女威廉，起初在比京布鲁塞尔美院学素描，后来又在法国里昂美院学油画，蔡先生是十分赞赏，并寄予厚望的。

1924年春，林凤眠、李金发、刘既漂、吴大羽、王代之、曾一鲁、唐隽、林文铮等在巴黎共同发起组织“霍普斯学会”（亦即阿波罗学会，后改称海外艺术运动社），我被推举为社

长,并负责草拟学会宗旨。当年6月间,我们在外省阿尔萨斯的首府史特拉斯堡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中国留学生在法国举办美展,这是破天荒的创举,轰动一时。)蔡先生偕若干知名人士由巴黎赶赴史特拉斯堡,欣然莅临并主持开幕典礼。我所草拟的法文开幕词,荣幸地得到史特拉斯堡大学校长的赞扬和蔡先生的赏识。特别是林风眠在这次美展中展出的轰动一时的大幅油画《摸索》,他(指蔡元培先生。编者注)非常欣赏。这幅画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描写人类在追求真理中摸索前进。画面上的人物有古希腊的荷马,盲目伸手苦索而无所得;跟着他的就是中世纪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法国的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等等。蔡先生对这幅画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是杰作,在中国现代美术作品中算得是最富于哲理的。因此特别器重他。

这次美展胜利闭幕后,蔡先生重返巴黎。不久又偕夫人周养浩(前夫人黄仲玉已故)特去郊区林风眠家作“忘年之交”的访问。当时命我作陪,也许那时他老人家已暗许我作“东床”了。

1925年夏季,林风眠和法国夫人迁居外省慕容乡下。蔡先生再次偕夫人由巴黎往访林风眠伉俪,寄宿三天,畅谈而别。由于知道林风眠当时生活困难,临别以一千法郎相赠。先生的爱才和礼贤下士之风,真是山高水长!

林风眠由于深受蔡先生的知遇,1925年回国任北京美专校长,其时年方二十五岁,已驰名京沪。但好景无多,1927年秋,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亲信刘哲把持教育部,摧残北京八校,林风眠亦被迫辞职。当时,我刚从巴黎经莫斯科返北京,乃相率乘船来上海。蔡先生正在南京主持“中华民国大学院”(教育部),即聘任林风眠为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主委,我为委员兼秘书。蔡先生计划在长江以南,创办一所新型的艺术最高学府,乃派林风眠、王代之和我三人共同负责,筹备设立国立艺术院于西湖孤山南麓,以罗苑(俗称哈同花园)为校址,以照胆台(即关帝庙)、陆宣公祠、苏白二公祠为教室及宿舍。当时由于我们在杭州人地生疏,诸多不便,蔡先生乃请浙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大力襄助,承他把浙大的校产罗苑租予学院,每年仅象征性地付租金一元银币而已。

1928年春3月,国立艺术院正式成立。蔡先生任命林风眠为院长,我为教务长兼西洋美术史教授。当时为了补行隆重的开学仪式,蔡先生百忙中偕夫人由南京赶来杭州主持典礼,并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重要讲话。

蔡先生这篇在艺术院开学典礼上的训辞中再次强调“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且和他以前在北大的办学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岂有他哉!

当时还有一段生活细节十分值得重视,蔡先生偕夫人来杭主持艺术院开学典礼,为什么不住新新旅馆,反而一定要住在葛岭山下林风眠简陋的木房子里达五天之久,让浙江省官方人士来访者大为惊奇呢?其实,蔡先生此举寄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由于林风眠在江浙的声誉还不够高,又年轻,仅二十八岁而已,蔡先生是向全国学术教育界表示由衷推崇这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少年英才,才寄宿林风眠家里的,无意中把林风眠在艺术界的地位与胡适在文化界的地位相比了。正是由于蔡先生大力支持林风眠放手办